

(美) 伯纳德·阿斯贝尔 著 何雪 晓明 译

The 避孕药片 Pill

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

A BIOGRAPHY OF THE
DRUG THAT CHANGED
THE WORLD

東方出版社

BERNARD ASBELL

避孕药片

——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

(美)伯纳德·阿斯贝尔 著

何雪 晓明 译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避孕药片 / (美)阿斯贝尔(Asbell, B.)著; 何雪 晓明译。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0. 6
ISBN: 7-5060-1114-X

I . 药… II . ①阿… ②何… III . 避孕药片 - 影响 - 社会生活 IV . R - 05

The Pill

Copyright © 1995 by Brenard Asbell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Inc.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1999 - 1320 号

避孕药片

——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

(美)阿斯贝尔(Asbell, B.) 著

何雪 晓明 译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第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288 千字 印数: 5000 册

ISBN: 7-5060-1114-X/C·35

定价: 23.00 元

<http://www.peoplespace.net>

序：呼声

致玛格丽特·桑吉尔的一封信（来自新泽西州）

亲爱的桑吉尔夫人：

您寄来的关于家庭的小册子已收悉……我今年 30 岁，结婚已经 14 年，有 11 个孩子，他们最大的 13 岁，最小的 1 岁。我的肾脏和心脏有病，我们很可怜。桑吉尔夫人，您能帮帮我吗？数周来我一直六神无主，不知该怎么办。我非常恐惧，我为自己的病而哭泣，如果找不到目前困境的出路，我恐怕会像我可怜的姐姐一样发疯，然后死去。我的医生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非发疯不可，但是我无法自救，而医生又不愿帮我。哦，桑吉尔夫人，假如我告诉您关于我和我所有的孩子经历过的苦难，您将知道为什么我宁愿去死。请帮助我，仅此一次，然后一切都会好转的。求求您了。我不会将此事告诉任何人，我将十分快活，并且愿意为您和您的工作做任何事。求求您，就这一次。医生大多是男人，他们没有生过孩子，所以他们毫不同情一个可怜的、为病魔缠身的母亲。而您是一个母亲，您知道这一点，求求您可怜

可怜我，帮帮我吧，求求您了。

您忠诚的 J. M.

1925年1月5日

(又及：请您告诉我怎样能买到塑胶的子宫托。这里的医生说他们不知道。)

致桑吉尔的另一封信（来自纽约）

亲爱的夫人：

您最近的一封来信已经收到。我知道您会认为我是一个愚蠢至极的女人，但我还是要解释我之所以没再去诊所的原因。

事情是这样的：我至今还没用那种方法。最初几次我试图把它塞进去，但不知为什么我总弄不好。而我的丈夫开始变得极端不耐烦，所以我决定不再用它。当然我这样做很愚蠢……不能按自然规则行事使我感到有些紧张，加上我的丈夫对我也没有耐心。当然我内心认为他是对的，但在12年之内我已经生了8个孩子，对再次怀孕的恐惧时常袭击我。因为我十分在意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成长的好环境，但现在我们不得不在三个卧室里相拥而卧，并挤在一个小小的厨房里用餐，所有这些便足以令人发疯。因而我仍想用那种避孕药，但心中充满恐惧。而且我总想对他

说：“小心！……”

请您不要对我失去信心，说我愚蠢。我知道自己在干傻事，但即使我不再来诊所，我也将试一试看自己能否把它塞进去。来诊所对我而言比较困难，因为大一些的孩子们要上学，还有三个孩子是必须要有人照料的……

您永远忠诚的 M.P.M.

1932年10月31日

1990年同里克·帕森斯先生谈话回忆摘录（里克·帕森斯先生是美国一位退休的前内阁成员，80多岁。）

20年代我离开父母……被送到一个亲戚家做学徒，这个亲戚在伦敦制作家具并在那里有地产。当时人们都十分贫穷，女人们经常穿很破旧的鞋袜，她们几乎每年生一个孩子。玛丽亚·史托普斯开了一个小店，在马路的尽头，店里商品种类稀少，光线昏暗，但我记得那些女人们通常很早便在店外等候开门，然后拥进店里，买一些栓剂或塞药，还有帽子什么的，同时也从那里得到一些新闻或消息。她确实算是先驱，但她一直被新闻界和教会所敌视，在别处也不受欢迎。真不可想象在我70多岁时，事情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我21岁结婚，结婚后我们才第一次有了性生活。现在我们非常非常和谐。但是最初时，教堂和周围的人的说教曾给我们的关系进展带来可怕的影响。那时我和妻子各住一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动辄发怒，她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我必须为她提供食宿，我经常四处寻找食物，然后一起分享。这样过了很久，直到最后有一天，她说如果我们结婚，共住一间屋子，我们的经济状况就会好转。我们这样做了，你看到的就是事实。可以说，第一次我们就相当和谐——我们互相爱抚，噢，深情地爱抚对方——我记不清当时我们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们并未达到高潮。

部分原因是害怕怀孕。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那少得可怜的工资不允许，同时还担心别人的议论——那些可怜的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罪过。

当时，如果人们不想要孩子却不小心怀了孕，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堕胎（这样孕妇的身体会越来越差），要么把孩子生下来（加剧贫困）。有许多种堕胎的办法。首先就是喝一杯加了泻盐的杜松子酒（这或许是杜松子酒又名“母亲死神”的原因。你

喝了这个，然后坐在浴盆里（在那个时代，人们十之八九是没有条件经常洗澡的），女人坐进浴盆后不断给水加热，希望堕胎成功。其次当然是街上各种各样的江湖郎中（他们专为人堕胎，但如果被抓住会被判以相当重的惩罚，在一定程度上我希望他们能为社会服务）。他们收费很便宜，不过我相信悲剧的发生是由于他们没受过教育，他们的失败远远多于成功。

死亡是常见的事。我就经历过濒临死亡的煎熬。当时我在军队服役，有一天我决定回家，就在那时我收到一封电报，电报说得很不清楚，但我以为我妻子死了。回到家才发现她还活着，只是刚参加完她姐姐的葬礼。她姐姐是因怀孕找江湖医生堕胎而不治身亡的，她父亲说堕胎后她全身都变黑了。

不久，我的妻子也有了身孕，而我正因某种原因失业已达9个月，在那一段时间，我典当了被褥、专为她买的缝纫机、地毯等等，只留下一张睡床。手中的典当票几乎可以凑成一副牌，足有50多张。很显然我们不可能负担得起一个孩子，所以必须找个办法，我决定亲自去做。虽然不知道技巧，但我至少明白必须保持绝对的干净，还在嘴上捂了一块手绢。妻子一开始出血，我赶紧去找医生。医生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年轻小伙子，他详细询问我都做了些什么，然后面露难色说：“你也知道，我应该将此事报告给官方。但如果这只是普通的事故，我愿意去处理并替你保密。”妻子非常害怕，他检查她下面时，我把她抱在怀里，记得他对妻子说：“你的丈夫对你很好，是吧？”妻子点头说是。

两三个小时后他再来时，告诉我说已经彻底除掉，同时还送来一些药。我问该付多少钱给他时，心吊到了嗓子眼，因为我身无分文。他说：“一共是7镑6便士。”我赶忙说：“实在抱歉，我现在没有这么多，但今天晚上我会给您送过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把自己最心爱的木制飞机送到典当铺，当了7镑6便士，然后把钱送给医生。

在一定程度上，恐惧是弥漫于整个工人阶级生活中的情绪。在我的童年时代，最初得到的是父母的慈爱，但随后便和千千万万的少年一样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父亲让我感到，照料弟妹是我的责任。在恐惧与责任的混合交织下，我经常彻夜不眠。

这一种恐惧感使我在结婚前不可能感受到高潮。这与夫妻感情好坏无关，只是因为极度的恐惧。

来自菲律宾的一封信

亲爱的桑吉尔夫人：

……我明白了一切并找了许多次，使我终于提起勇气亲自直接给您写信。在我的心目中，您是上帝赐给天下母亲的福音，是上帝对每个父母祈求的应答。

桑吉尔夫人，我是5个孩子的母亲，从事护士工作……为400个学生讲授护理知识，并为15个家庭提供护理示范。同时还为9个班级的学生讲授健康教育课。我国目前的教育发展趋势是把成人教育作为重点，因此在学校授课之余，我还经常应邀作一些关于保健、卫生、产前产后护理、婴儿护理等方面的讲座，同时还就社区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查并向当局提出解决办法的建议。在学校以外，我们有许许多多非正规的成人学生。

……时常也有人问我一些隐私或隐秘问题。在我们国家，计划外生育的孩子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社会问题。平均每个家庭有7个孩子，还有许许多多家庭拥有14至15个孩子。我父母就生了14个孩子，我的丈夫家中则有13个，而现在我家只剩下7个，他家剩下3个，其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出生后一个月左右夭折。我母亲每年怀孕一次，她总是穿着过时的衣服而且时常衣不蔽体。我也是这样。虽然我是一个护士，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没有像计划生育机构或联盟一类的组织。每当有人问及我的隐私时，我总觉得难堪。我也曾想过试一试避孕套之类的东西。

西，但我无处可寻。我自己总试图打胎，却没有成功，因而不得不去找江湖郎中，假如我不是一个护士，我的生命或许早已结束。桑吉尔夫人，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自己对怀孕的恐惧甚于死亡？如果我要像普通的家庭妇女那样，我将失去这份从事多年的工作。有很多时候，我非常担心，假如不能让丈夫得到满足，他可能会抛弃我，所以我绝不敢逃避他的亲近。

在从事成人教育的工作中，我发现有 70% 以上的家庭正面面临着和我同样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桑吉尔夫人，我才毫不犹豫地给您写信，希望您能帮助我们。假如我能面见您并得到您的建议或指点，我将非常欣慰。即使您通过信件给我一些宝贵建议，我也会非常满意的。

时刻恭候您的回复。

忠实的 R.R.S.

1951 年 9 月 7 日

戴丽丝·科斯依的谈话

戴丽丝·科斯依 50 年代在伦敦的《新政治家报》上得到一家生育控制组织招聘秘书的广告，“那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她对自己说，然后接受了这份每周 2 英镑的工作。30 年后，她已经是美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席。在 1990 年的一次谈话中，她这样描述几十年来亲眼目睹的最大变化：

“60 年代初这种药片问世，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灵丹妙药。正是它才造成了我们这一代年轻时与今天这些青年人的巨大差别。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药片，你无可奈何，如果你的男朋友不用避孕套，那你必须小心行事，否则我们都不难想象将发生什么。”

“这种药片使避孕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甚至可以在餐桌上谈论这件事。你完全可以问别人：‘你服用什么样的避孕

药?’然而你不能问人家使用什么牌子的内衣。因为你是把药片放进嘴里咽下去，它与生殖器无关，事实上与性也没有关系。

“你服药期间，就知道自己有安全保障。借助于这种药片，女人能够选择何时有性爱或是否做爱，她们还能选择何时怀孕或是否要孩子。

“然而这两件事总令许多人惊恐不已，是这种药片带来了一场革命。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女人们也能谈论她们所喜好的性生活方式了（但我的年纪已经错过，许多人都没有现在年轻人这么幸运）。在我看来，这才是这种药片在今天仍然口碑不佳的真正原因，在各种新闻媒介上，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或见到有关报道说避孕药如何危险、甚至可能致癌等等。但在生活中又随处可见正在服用此药的女人是多么快乐，女人的生活和生命都已发生了变革。

“我猜想，对避孕药片的攻讦可能主要来自一些女权主义者。最初每个人都把它当作万能的救世主并为之欢呼，当然随后我们便发现有用错剂量的人死于这种药片。或者在女权主义者们看来，正是这种药使男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女人，‘只要他愿意’。其实我认为，有这种想法的人恰恰没想到的是，避孕药使女人能够爱其所爱，自由抉择，她们永远可以说不。



避孕药片

序·呼声

I

第一 编

第一章 引子	1
第二章 卑微的研究	12
第三章 两位母亲	19
第四章 布鲁克林的沿街铺面	45
第五章 等待	63
第六章 创业墨西哥	82
第七章 超越自然	109
第八章 “在科学的殿堂里,莉丝卡, 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122

1 · 目 录 ·

第二编

第九章 “实验很快就会结束”	147
第十章 围绕新药展开竞赛	164
第十一章 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药片	180
第十二章 两个时代,两种女性	192
第十三章 什么是性革命	205

第三编

第十四章 选择生命:正在创造她自己的规则	222
第十五章 节育:掩饰的和不掩饰的	244
第十六章 震惊罗马的隆隆声	258
第十七章 没有被同意的建议	282
第十八章 “他们正在折磨着教会”	306

第四编

第十九章 避孕药杀手	319
第二十章 对父母再检查	332
第二十一章 怎样使一个炸弹内向爆炸?	346
第二十二章 对于女人:不是避孕药的避孕药 对于男人:仍没有生产出避孕药	354

第二十三章 早晨以后	369
第二十四章 生命干预时代	392
<hr/>	
附录	401

第一编

第一章

引 子

成功有上百个父亲，
而失败却是个孤儿。

——《加利佐·西尔诺伯爵日记》，1942年9月9日

在我居住在大学城附近的一家超级市场里，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顾客：他个子矮小，秃顶，因年纪大而略微有些驼背，但他的步伐没有一点老态，反而十分矫健，在收银处一晃而过，手里拎着一个纸袋，里面有一两样食品，量很少，几乎不够一顿饭的。他上身穿着棕褐色夹克，与深色裤子很不匹配。最令

人难忘的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眼神庄严肃穆，眼光四处扫射，似乎在永不停歇地寻找着什么。我很好奇，偌大的一个商场，熙熙攘攘的人流，但全城的居民和商场里的售货员都不认识他，谁也不知道，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 92 岁高龄的老人正生活在自己的身边，而他正是改变了人类道德信念和世界绝大多数人的性生活的人物。自从鲁塞勒·马尔科尔独居以来，便不再与朋友们联系。这个镇上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在干些什么。如果提及他的名字。那些稍微知道他一些的人总是显出一副努力回忆的样子，似乎努力从遥远的岁月中搜寻些什么，然后说：“马尔科尔？他不就是那个人们曾说过的‘避孕药之父’吗？”

事实上他们说对了一大半，但不能算完全正确。50 年前，马尔科尔作为一位没有博士头衔的化学家，只有很少一部分科学家知道他的名字，他每天总是很晚才乘坐一辆吱嘎作响的夜班车回到他居住的墨西哥城郊。正是在那偏僻干燥的地方，从那个夏天开始，他挖掘出一车一车的恶臭熏天的污泥，从中取出几乎沤烂的树根，日复一日，直到在他租用的房子后面堆起的 50 吨重的烂树根砌成“篱笆”。然后一连数周，他冒着酷暑，独自苦干。终于有一天，马尔科尔从这些树根中提取出一种糖浆状的药剂。这一发现导致了本世纪改变生命的伟大发明。可以说，没有马尔科尔的苦干和他的发现，就不可能进一步创造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可以控制生育的药片。

鲁塞勒·马尔科尔并没有发明避孕药，尽管他曾反复试验企图弄得更清楚一些，但他对外界的矢口否认使人们无法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一再声称，他主观上从未把“防止怀孕”作为研究目标，他从事研究的出发点很简单：即找到一种廉价的万应灵药（让这种药成为一种新的家庭常用药品，称为类固醇）。和科学发

展史上许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现一样，马尔科尔从未想过要像社会变革一样去创造出任何东西，但他却发现了一种东西，而且这种东西为人类的另一次伟大发现提供了线索。在这条路上，每一个目标都是微不足道的，远远不如最后的发现那么惊天动地。

另外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年轻的卡尔·狄拉斯也从未想到过要发明一种预防怀孕的药品，但他解开了马尔科尔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个谜，因而成为在化学制剂控制生育的发展史上又一重要的里程碑。然而，尽管有人称之为“避孕药之父”，但狄拉斯和马尔科尔一样，反复强调他在工作中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发明一种避孕的药品。

同样，芝加哥药业公司的弗兰克·科尔顿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他几乎与狄拉斯在同一时期用同一种方法解开了马尔科尔的同一个谜。

* * *

避孕药的诞生终于不期而至（尽管对于那些被称为“避孕药之父”或“避孕药之母”的科学家而言，是预期以外的事），直到今天，它的生存和发展更是充满传奇色彩。它的发明者从来没有预料到避孕药会有这么迅速的发展，而且其地位如此重要：为了把这种特殊的药品与药店里成千上万种的药水、药粉、胶囊、栓塞剂、药片和各种秘方配制而成的药区分开来，便于辨认，在各处的药店里，你只需把“药片”（pill）的第一个字母大写（Pill）就可以了，the Pill 成为避孕药的专有名称。

在过去的 30 年中，人类服用避孕药的数量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药品。它的使用者数以百万计，这些人服用的避孕药量则应以千亿计。而且总体上看，避孕药的预期销售前景很好。绝大多数人服用这种药，既不是为了治病，也不是为了预防某种病

毒或病菌感染。避孕药已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不是用于治疗目的而仅服务于单纯的社会目的的药品”。

虽然避孕药发展的历史短暂却充满矛盾和曲折，但当面对人们提出的关于它的存在的尖锐问题时，种种答案更显得变化无常。这个问题是：是谁把它带到了这个世界？为什么？

在整个 60 年代，也就是避孕药问世的头 10 年，上述问题的答案主要反映了宗教势力的态度：避孕药是邪恶之神带到人世，意在播撒邪恶的种子。

在它诞生的第二 10 个年里，避孕药已经极为普遍，由于销量大，利润较高，医药效果与商业利益的界限比较模糊，于是关于它的存在有了新的解释：避孕药是贪婪的药品公司和软弱的医生共同策划的一个阴谋。但不管怎样，如果回顾避孕药的发展史，不难看出这种论点乃无中生有。事实上当药品公司最初生产经营避孕药时，根本没想到它发展得如此之快。而且，经营药店的男人们（实际上应该说，全部男人）谁也不曾相信会有很多女人愿意通过服用化学制剂来防止怀孕。但毕竟先有一家公司敢于出售避孕药，很快就有了第二家公司，并且他们不久就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因此而发了大财。

在其发展的第三个 10 年，也就是最近几年，避孕药遇到了大概它有生以来的最大抵抗，这实在令人吃惊。60 年代女权运动中出生的女性，开始要求弄清楚为什么服用这种外来的混合物并冒医疗风险的一定要是女人！那些杰出的男性科学家把毕生的精力都集中在寻找一种能让妇女“解放”的化学制品，他们不曾想到今天会有人问及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发明一种专门让男人服用的药！

这是两个很好的问题，虽然还未找到满意的答案，但上述问